

敬

事

草

敬事草卷十七目錄

考察主筆揭帖

回 聖諭揭帖

考察自陳疏

催溫中丞自陳本揭帖二

回 聖諭揭帖

催京察本揭帖

姚司空宜聽去揭帖

再催京察本揭帖

三催京察本揭帖

宣鎮虜情宜備揭帖

姚司空宜早放揭帖

請允候補科道揭帖

回 聖諭揭帖

再催緊要章奏揭帖

四催京察本揭帖

琉球冊封遣使揭帖四

催用人揭帖

請發次輔告疏揭帖

催吏部各本揭帖

辨劉郎中本乞休疏

謝昭雪乞宥言者疏

因灾極言轉移乞休疏

乞休三疏

熱審揭帖

乞休四疏

乞休五疏

敬事章卷十七

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臣沈一貫

考察主筆揭帖

三臣題正月初四日吏部左侍郎楊時喬一本
為京察在即臣實不能勝任懇乞 聖明早定
主計署印宰臣以濟急務事已經具奏未蒙發
票臣等看得此本關係京察不得不為之請蓋
京察重典往時常以一年之力專心料理今近
在本月內矣而擬議尚未有定則因無吏部尚

書故也楊時喬雖見署印務然以侍郎而行尚書之事不便故科臣請特命大臣一員主筆然主筆而不管印亦不便故時喬此本請特命大臣即署印管察按考察與朝審不同朝審主筆止一二日即已訖事考察則過堂奏處之後尚有推陞量處之本有覆拾遺之本覆南京考察之本覆各巡撫自陳之本終始此事非一二月不了若不署印真實不便時喬此本專為讓印耳臣等竊惟各部大臣惟蕭大亨官尊堪以署

印管察然楊時喬颺歷年深久署銓印即令管
理京察亦無不可惟聖明早賜批發令有遵
守惟復別有聖裁臣等不敢擅擬謹具題請

旨

正月初
八日上

回 聖諭揭帖

三臣題諫文書官劉用捧出 聖諭諭內閣修
建 祖陵碑樓工程前有諭旨着年終造辦物
料齊備以待今春報完朕心朝夕懸望上安
祖宗在天聖靈卿等仰體傳示該部及經管官
員上緊併工建造剋期完備以慰朕孝思誠心
特諭卿等知之欽此臣等竊惟 祖陵碑樓舊
年 皇上祇奉天成深切孝思亟欲興工修理
但因欽天監擇吉有妨特令造辦物料以待今

春舉行慮至悉也入春以來臣等正切下情欲
圖上請仰蒙 聖諭渙發具見純孝肫至頃刻
不忘所以宅天命而作新民者端在是矣臣等
何勝踴躍謹于即刻傳示該部欽遵外惟是工
部尚書姚繼可自言目疾已深無復瘳理而部
務日弛滋戾更多欲臣等力言其不宜留之狀
卑賜簡代并乞補左右侍郎以資分理蓋工部
目今工程最稱繁鉅錢糧匱乏既患設處通融
之難人役猥雜又患提調督責之難原非一耳

自所能稽察一手足所能經營往時遇有重大
工作類多添設官員至如今日即不望添而常
設三員亦宜補足宜增而減甚非便計繼可兩
目既盲百體都廢乞身之章三十餘上尤宜矜
而許之經管官員孰有大於該部堂上者堂上
無一官而責典司各効其力報成如期人知其
難矣臣等因奉 聖諭輒為代請

正月十一日

考察自陳疏

奏為自陳不職乞賜罷免以清政本事茲者

明詔部院修舉典章考察兩京官員既有日矣
臣惟政有秉成官有領袖百辟卿士尚須嚴汰
乃如臣者行能淺薄久玷典司躡長清班亦復
五載 聖明在御而無匡襄之術賢喆滿朝而
靡率作之方以致天行沴錯國是紛紜邊藩數
警民生轉蹙官方耗亂法紀陵夷夫輔相上佐
天子理陰陽下順萬物之宜使卿大夫各得其

職內親附百姓外鎮撫四夷諸侯也雖今之閣臣本非其任而人以相目之安得而辭之既不
能辭復不能舉居然一物將安用臣為臣嘗因
滿考而以幽黜請矣亦嘗因災異而以策免請
矣皇上循體貌之文而不忍彰其骭骹舉修
省之實而不欲移諸股肱假以至仁及于寬政
今何可托之使過容其濫吹也蓋治室者易衆
懷不若得一棟之為急治河者疏下流不若滌
上源之為要論任寄惟臣最重論瘼曠惟臣最

先伏望大賜乾斷罷臣歸里幸謝註人彼已之
刺無汙清時雪霜之簡此至願也臣無任悚息
待命之至

正月二十一日
上二十三日奉

聖寺卿輔贊首臣公清端亮茂著勲猷朕方切倚
毗豈得引例求退宜益緒前勞弼于至理不允所
辭吏部知道

催溫中丞自陳本揭帖

三臣題本月十九日該左都御史溫純一本為
考察自陳事未蒙發票臣等竊惟考察欽命在
二十八日而本官職掌其事例宜首先自陳今
既五日尚未發票本官何所遵守乞即檢發容
臣等稟擬或親發 宸批尤見體貌大臣德意

正月二十
三日

再催

三臣題竊照京察奉

旨于二十八日行今日

已二十六至迫矣乃都御史溫純自陳尚在候
旨伏望即賜批發使其明日謝恩後日供事正
日上二十六

回 聖諭揭帖

題該文書官金忠捧出 聖諭諭內閣朕昨節
間恭謁 聖母前行禮面奏正月二十六日
天壽山 長陵等處興工修建親奉 聖母慈
諭 祖陵工程隆重本宮恭助工銀三千兩另
行差官齎送工所犒工新舊錢四十錠朕即面
承 慈恩朕欽發助工銀五千兩犒工新舊錢
一百錠皇后皇貴妃等妃嬪及皇太子福王等
王同妃公主共進助工銀三千三百兩新舊錢

三十錠卿等傳示該部并內外經管官員今次與先發銀兩作正支用其犒工錢陸續賞給務使人匠軍夫得霑實惠作速修建報完上慰聖母同朕懸望誠心特諭卿等知之欽此又接得黑字揭帖內開二月初六日御前請出銀五千兩司鑰庫請來寶號錢并舊錢一百錠御司房請來坤寧等宮并昭妃等妃嬪及皇太子福王等王公主妃進助工銀三千三百兩寶號錢并舊錢三十錠差文書房官金忠捧送內閣臣

等仰惟 皇上畏天甚虔念 祖彌切從去年
來 長陵等工無日無時不關軫慮既發御前
節省銀兩以助工役矣今當宮庭燕喜之時首
督 陵寢鳩屏之事奉 聖母之慈念發 聖
心之至誠因率 后妃諸妃嬪以至 皇太子
諸王妃主各出助犒以期速完 聖母 皇上
以 祖宗之心為心 后妃而下又皆以 聖
母 皇上之心為心 宮闈禁禦肫然孝敬之
流通 祖父子孫藹爾精誠之周浹水衡有藉

何難鼓舞以就工百姓雖勞孰不歡欣而趨事
臣等遵奉即騰 聖諭傳發部科其御前送出
助工銀兩犒工錢錠即差典籍秦焜郭安民押
送到尚書姚繼可處交收并促內外經管官員
作速修建刻期報完以早慰 聖母 皇上惓
惓懸望之心 御札尊藏閣中昭示萬世以彰
皇上純孝之美回奏以聞

二月初
六日上

原缺

姚司空宜聽去揭帖

三臣題照得工部尚書姚繼可兩目皆盲一無
所見行不能正履居不知嚮方臣等目擊甚真
委非假托年齡衰晚醫藥難施司空大任恐致
一尸曠今其引身之疏至于三十四懇極誠其哀
良可憐也伏乞准與致仕庶全大臣進退之節
而昭 聖朝終始之恩

二月十四日上

原缺

火灼焚請乞加意邊事即日精選堪用總督總
兵二官刻期促令任事一面將考察本盡數早
下將六部九卿及各大小官員統賜早定以
圖修內攘外至計救燃眉之急絕噬臍之悔月

初四
日上

原缺

空經年推托不出理事官守奚存是以遲疑未發
原疏豈有他故哉今又狂躁若此殊非大臣禮體
已知道了候旨行諭卿等知

原缺

臣等以為禮無二制事在不疑仰奉 特諭即
宜恪恭票上進以昭 皇上修省之誠續述
之烈奉安之孝惟裁定施行 諭札尊藏閣中
以傳永久回奏以聞

三月二十七日
上二十八日奉

聖旨碑號禮宜改題尊安 成祖陟降之靈且成
肅皇欲行之志卿等所擬深慰朕修省誠意續述
孝心已知道了諭卿等知

再催緊要章奏揭帖

題竊惟人主欲天下治安在收天下人心使為朝廷用而已朝廷之黜陟明賞罰當精神渙發無所凝滯則上行下效自然振飭天下不勞而治

矣故䟽通章奏至急務也前月臣等操緊要十三事以請一月于茲僅行一事夫前事未了而後事復來日積日多妨廢無極朝廷之精神何能施于百官而可及天下乎故行前事以待後事此省事法臣等謹將未了前件加以續到緊

關開款上請乞 聖明留意

一吏部都察院覆四品京堂自陳一本覆各處
僉都巡撫自陳一本

一南京吏部都察院考察南京庶官一本

一南京六科拾遺二本南京十三道拾遺二本

一南京吏部尚書曾同亨右侍郎葉向高戶部

尚書張孟男倉場尚書王基刑部尚書趙參魯

工部尚書范崙自陳各一本

以上皆京察未了之事按京察六年一舉大合

原缺

四催京察本揭帖

三臣題竊惟皇上每有格外舉動則臣等必先受人無端之疑德意之所在臣等未嘗不將順乃如當行而不行當了而不了使疑端橫開而叢口交起切為國憂亦為身憂也考察國家公典採之于衆而斷之于獨至易耳今年此舉始則持而不下今又下而不盡未知聖意所在如事最大而開疑最多使在京四品堂官在外四品巡撫在南京滿朝大小群臣自春徂夏

青衣角帶氣象蕭颯悉從變禮非復漢官威儀
心搖搖而難居目脉脉而相唁口喑喑而生訾
妄猜妄度一倡百和無中生有誰能禁之即萬
幾至繁而幾之所在孰有大于此者乎臣等請
之五六矣而寂然如故心亦自疑而安能使人
無疑也從來朝中有一事臣等先懼其殃風波
猝興若小艇之汎巨海刀劍交集若孤羈之涉
三軍 皇上天開日朗自然天下無疑端 皇
上雷厲風行自然天下無疑事且黜陟留汰朝

政之常順其自然因其固然何煩一聖慮之經營也望亟下諸䟽容臣等擬票上進臣等常勸皇上填補各缺以了公事登進人才以收人心意正為此無任瞻望祈請

四月初十日

琉球冊封遣使揭帖

題竊惟琉球冊封在福建撫按請以武臣徃在
奉使給事夏子陽等請以身徃在禮部則請并
罷文臣武臣俱弗徃但令彼差官前來福建恭
領三議不同臣等籌之竊謂禮部議宜從也謹
按皇明祖訓限山隔海之國禁不許無故興
兵夫既不加兵矣豈得加禮若遣使行禮而萬
一彼有侮慢不恭之罪以加于我不為無故矣
將置之弗問乎抑舉兵征之乎置之則損天威

征之則悖

祖訓當如之何故宜預為節制而

絕啟寵納侮之端但與封而不遣官可也況今

海上多警不獨憂在琉球而倭奴之跳梁諸番

之出沒波濤之叵測誰保其必無倘有差跌罪

將安歸彼必有詞于我而我則空損國威耳尚

寧之自立在戊子年不戴天朝累代之恩而懾

于關白一時之威陰持兩端觀望逡巡經十餘

載不來請封特未告絕耳惟是王靈赫昭關白

震死海外悚慄而始修故事豈真能恭順如朝

鮮者乎是以二十三年 聖旨遣官頒封福建
省城聽彼國使臣面領正為此發古之王者不
治夷狄來不拒去不追朝廷赦而不誅付之不
較德已弘甚何必奉如驕子求冊封即予冊封
求文官即予文官惟其意而莫之違乎天下事
不可知倘倭使在其國而彼之所以待吾使者
不及待倭使之厚禮意頓衰變起倉卒當此時
也將如之何此謀國者不審于今而貽患于後
臣等不敢不慮至于舟資裝送為閩人費者不

下數萬金造舟數年尚欠一椀則費未能半當
茲財匱帑乏之時騷動地方徵發旁午敝所恃
以奉夷狄甚可以已彼不能為吾海外長城亦
無能為吾海上螫螫無毫釐輕重于我而于典
制于時宜于邊防于財計種種妨礙乞垂覽而
明斷之

二

題琉球冊封一事前日臣等據所見聞直攄胸臆而未暇想時事之宜也因奉諭旨靜夜三

思有踧蹐不寧者敢再一言以備採擇按先臣
尚書鄭曉吾學綸云陪臣請命于京師王人致
命于海上乃至當之論斷在可行但以今日言
之照舊遣官久奉 明旨差去文臣業抵閩境
使舟亦將具備使臣又請必行彼國來迎亦復
兩次勢難中止 聖慮高明非臣等所及遲久
不決益致擔閣此番宜照前遣行使彼國君臣
知感特恩即令差去使臣宣諭以後朝使往來
彼此俱免煩擾著為定制嗣有乞封許陪臣于

福建領封照北虜安南事例而行如此則朝命
不致輕褻而中國懷柔之體常尊封典刊有定
儀而彼國供億之煩亦省臣等一得之愚敢再
布聞謹將北虜安南請封事略升呈 聖覽見
聖朝之封外夷在境受命原係典故用待琉球
非為簡也原本發臣等票或特諭禮部施行

三

北虜請封事略隆慶五年五月二十一日該宣
大軍門遣原任副總兵趙伯勳田世威原任叅

將方琦張咸原任遊擊康綸聽用叅將鄒沂同
禮部題遣署丞王勲與通事鮑崇德李寧等赴
大同北東路得勝堡外于近邊去處搭葺蘆蓆
棚廠一所陳設黃幃香案至日俺荅率領見在
部落恭迎勅賞入棚先行謝恩禮畢分班俯伏
隨將勅諭開讀各酋咸呼萬歲本日晚趙伯勲
等回還報稱齋捧勅賞出邊俺荅亦于棚廠率
衆照前行禮仍行夷禮卸帽叩拜分受勅賞訖
具進貢表文馬匹擇日互市其後嗣封興克都

隆哈黃台吉三封扯力艮行禮同

四

安南請封事略宣德二年詔棄交趾封黎利之
孫太陽為安南國王給以金牌印信所有賫勅
遣官一節舊本未經詳載至嘉靖十九年遣兵
部尚書毛伯溫等征剿安南先往諭焉已而削
去藩封王號降莫登庸為都統于十一月納降
鎖南關至期築壇具儀獻表伏罪未見遣官至
萬曆二十五年黎維潭請封係本道副使楊寅

秋宣諭行事于賓州南關昭德臺陳設龍幄令
維潭皂帽縞衣率通國臣耆北面叩頭行禮進
金人代身進具䟽乞恩錫以勅印未見遣官

四月二十
四日上

催用人揭帖

三臣題竊惟為政以用人為先中外之所惓惓
仰望者惟此耳近日吏部本章多留未下如兩
京大僚乃朝廷政務之綱領各處督撫則地方
倚賴所至急司道部屬以至郡縣一命之士皆
有專職難于懸缺相待題本皆在御前又四月
間急選一本三月間教職一本皆各有催本關
係人多守候日久盤費罄盡常向臣等告急臣
等不能不為之動情也乞將各本賜覽批發

五月

卷十七

十一
上

請發次輔告疏揭帖

二臣題照得同官臣鯉以十四日偶感請乞未
見發票臣等竊謂皇上必親灑宸綸自中而
下有不俟臣等之擬票也今既數日矣而祇候
未命敢不以一言請皇上從來體貌閣臣賜
之優禮今國家多事最難懷調必賴老成德望
同心共濟庶資弘博之益冀即賜檢發容臣等
擬票上進

五月十八日上

催吏部各本揭帖

題前者臣等因各官候選艱苦具揭以請蒙
皇上俯採將四月急選本章檢發但尚有願就
教職一本係舉人葛邦才并貢生蕭開第等三
百四十四名未蒙 允發此係窮途寒儒盤費
罄盡每來哀泣匍匐街甚不雅觀至于各處
司道吏部前後推舉林如楚等四十八員各處
知府吏部前後推舉汪國楠等三十二員俱有
彙疏催請近又有起復官員張鳴鶚等八員候

命日久之本有南北卿貳久虛欽奉再推之本
有中外重臣久虛催點京營協理及兩處總督
之本俱係緊要事件比之泛常不同祈賜俞命
蓋仕路通塞乃世道升降之基臣等常思為官
求人以重社稷生靈之寄非特為人求官而憫
其積薪抱璞之情也 聖明獨運舉念生春惟
少輟萬幾清心總發

五月十八日上

原缺

而追前見今有紛紛便咎前無救正若使今而
寂然必無此論矣方是時察本父格人皆疑
皇上必多有所怒斥而適出于寬留幸得命矣
因而奉行蓋二臣有同願雖滿朝亦願之也隨
奉聖諭有洩忿結鄰豎權立威之責赫赫威
靈中外震動則當時不敢磯激豈其失乎不然
人又不咎此諭從磯激生哉斯可以見當事難
論事易矣臣素愚無巧且焉所用其巧用之大
廷衆目見之矣用之秘閣二臣見之矣用之票

揭司禮諸臣見之矣 皇上至尊至嚴至聖至明豈容臣以巧試而臣亦安用巧為哉錢夢臯之所建明者楚事也而適與察事相會楚國家之大事滿朝之公論也豈臣私事而謂為臣之私人可乎臣之心無私庇也亦嘗議出之于外而未嘗必留于此 皇上以特旨留之也顧此留夢臯留科道發 諭旨皆臣所謂格外之舉動也發于淵衷出于九重外人豈能盡知即知之者豈能盡信則無恠乎有此疑矣臣雖百口

原缺

謝昭雪乞宥言者疏

奏為特蒙 天恩昭雪恭申感激深悰再祈俯
容言事之臣益廣 聖度昭臣以安事頃臣因
聽補郎中劉元珍論列具疏乞陳奉 聖旨朕
日總萬幾 云云 隨節奉 聖諭到閣劉元珍本
宜重治但念寬小臣所以安大臣姑降一級調
極邊方用欽此臣且感且驚宜謝宜請輒以一
言上陳臣至庸愚叨塵揆路無才畧以佐時徒
迂遠而濶事雖不敢暫忘匡弼而威福予奪惟

稟上裁此臣小心之義也考察一事臣謂此部院之職而未嘗叅一語于其間竊自以為可幸無罪矣既不為私于部院之前又豈敢為私于皇上之前乃或疑皇上之留錢夢臯留科道非皇上之本心為臣之巧術則臣不能不自理矣臣念此事本由獨斷非皇上明詔不可以釋疑仰蒙特灑宸翰宣揚本心又特諭中外大小臣工俾咸知威福惟辟未嘗假人戒其毋起疑端勗以捐私體國臣幸猜嫌可明浮言可

息而尤幸國是可定太和可還所以感泗交頤
祝 聖壽于無疆也除扶病強起手私家恭設
香案望闕叩頭謝恩外然猶不能無請者臣力
小任重叢疚積多誓于此生不敢以已之私事
而傷名者之一毛天幸從前未嘗有此乃今而
有元珍之謫流汗驚惶無以起處伏誦 聖諭
謂寬小臣所以安大臣仰見如天廣覆何所不
容寬乃 皇上之本心而嚴為適然之權用也
以臣之故而多此權用臣所不安即臣以晚節

末路而違其素願亦非所欲且元珍有何成心
必由誤聽而臣因元珍之言得以明白此心于
天下尤宜感之是以叩天仰祈復有此請伏願
聖慈特免元珍降調庶元珍蒙大寬之賜而臣
亦蒙大安之賜可收拾餘息勉報鴻恩實由衷
之惓惓也臣無任感荷激切之至

五月二十
八日上奏

主旨覽卿奏謝具見小心忠謹朕知道了劉元珍
本欲重慶恐卿不安已從寬量處了何又有此請
且懲前戒後法紀當然卿心事已白便可入贊

務共濟時艱朕日望之該部知道

因災極言轉移乞休疏

奏為災異頻仍燮理無狀敬竭愚悃伏冀 聖
明大加轉移亟罷罪臣以清政本事臣備員首
輔尸素有年頃致煩言實其自取過蒙 聖恩
特為昭雪頂踵圖報正宜在茲但思此事特萬
中之一耳今四海九州何人不責臣百司庶府
何事不責臣 皇上雖欲一一為臣昭雪不能
也輒敢披瀝上請倘蒙採擇而見之施行豈獨
臣之幸實 皇上宗社無疆之福而所以庇臣

者尤甚大矣昨接太常寺少卿桂有根揭稱天
壇雷火擊毀燈杆按去年此時有 祖陵碑樓
雷火之變今年五月二十七日方行合龍門安
吻默祭告之禮而不先不後又有此變 皇上
深加警戒省躬思咎臣竊惟之職在贊襄而批
政甚多不能直諫臣罪安可逭也夙宵震慄輒
敢聲輸所懷以為 聖明修省之一助臣惟自
兩宮三殿告災以來南京 孝陵鳳陽 祖陵
泗州 祖陵風雷水火連年告災 太廟樹木

亦罹雷火後先相繼曾無虛歲蓋往年 上天
以災異告 皇上舊年 上天以災異告 祖
宗而今年 上天直告于 郊祀之所仁愛之
意愈切而愈迫矣臣又思日食于四月之朔者
連年兩見正陽之月古所深忌者也舊年霖潦
自秋徂冬都城坍塌陵橋漂壞三輔飢荒迫于
今年瘟疫盛行麥收僅半米價又踴生靈何辜
而可以下此且山東河南亦有災傷黃河四溢
不循軌道南陽一帶滙為巨浸運道阻絕人力

難施盜賊所在成群需時而發若此諸變又可
不謂岌岌乎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方今之
時正宜君臣各任其責修德行仁以回天心以
妥地靈以釋祖譴以弭人怨不宜泄泄而已盖
天之與地神之與人本同一氣者也今無財不
括無物不稅生靈既苦極矣無山不鑿無地不
搜后土亦苦極矣壬寅之歲皇上親宣玉音
收回礦稅諸使一時頌聲方行而隨有反汗之
命遂使謳歌之語復為怨讟凡有血氣皆為

原缺

思逞將壞貢事久矣五路要挾于宣雲宰賽跳
梁于遼東察漢縱橫于迤北火真時螫于甘固
皆可寒心安得高枕而已糧餉時缺既思鼓譟
閱視之䟽又久不下將吏不見賞格不肯用命
此又一急務也凡此數者何事不急而臣深思
機要尤以用人補官為先用入補官機要又以
起廢陞謫為先盖用人補官庶位充足則為
皇上脩廢舉陞者有所托矣起廢陞謫則賢才
畢至而鬱塞疏通一日之間可致和氣豈惟士

林稱快抑令百姓改觀此于政體最為緊切何也蓋此建言諸臣廢者槩不一起謫者槩不一起遠者二十餘年近者亦十餘年人生幾何堪此摧剥一旦賜環則天下曉然知聖心開霽若披雲霧而覩青天歡聲震于八陲協氣通于九幽天地祖宗有不居歆于上者乎故臣以為事約而當務者宜莫先此其次則待大臣宜以禮不宜使之進退觸藩待群臣宜以恩不宜使之桂玉無措皆至急務此皆甚易為甚易行而

原缺

熱審揭帖

三臣題昨日刑部十三司官來臣等言熱審已
奉特諭不敢稽遲而本部止有堂官一員董
裕未奉新旨難以到任昨又具疏陳奏望

皇上特賜檢發督其到任管事庶皇上好生
德意有所奉行而襁褓召和亦在于斯矣

六月十九

日奉

御批欽恤熱審之諭已發日久如何尚未遵行是
何職守卿等便傳着董裕即任督同司官審錄具

奏

高麗王

表

上

乞休四疏

奏為忝職實多聞言滋病四懇 天恩亟賜罷
斥以新聖政事臣以非才充位鑒於前轍一切
部院之事悉歸其曹而無敢叅預意謂耆賢滿
朝必能各舉其職而臣雖支離食粟于其間猶
幸無大罪不謂察疏之上 皇上有特留有槩
留復有 嚴諭既當揆路誠宜率先引伏協恭
匡時因而婉曲開陳有光 聖政然未能也且
臣之所未能者何啻千萬一夫不獲孰非臣辜

是以觸變條言席藁待命瞻望天地真以日為
歲矣茲吏部員外郎賀燦然南京吏科給事中
陳嘉訓各論察事內燦然責臣諉格外舉動於
皇上而不為補救鮮格心正事之益嘉訓謂錢
夢臯鍾兆斗巧詆橫誣若陰有所恃而無所畏
忌疑臣念其私勞臣伏枕讀之益自愧歎犬馬
報主心固無窮蚊蚋負山力乃止此所謂不能
格心正事以補救格外之舉臣實心服自責自
咎非一日矣若夫言官論事乃其職掌而謂陰

有所恃念其私勞臣實無之嘉訓亦偶未之諒
耳乃意則甚善敢不服膺惟是臣衰病侵尋終
難勉強比來心火益攻邪炎愈熾昏然瞶眊眩
暈時作視屋角如輪轉聞履聲若獅吼惡見醫
工厭親藥物蓋知寓形之非久而天命之有窮
矣奄奄氣息尚戒淵冰感道義之良規惜措躬
之無所及早歸休尚可附於不能者止之義伏
乞皇上哀憐其意亟行罷免俾得生還以正
丘首幸甚幸甚至於當今闕失實恃聖明在

上少垂睿思而更張之其考察之事尤易決斷
第發一明旨即可澄清了結願亟圖焉臣病
不可留罪不可留望及此時賜之骸骨天海深
恩報答不盡是用畢其垂死之愚

六月二十一
日上二十八

奉日

聖旨卿十年輔弼猷望茂隆朕鑒甚明公論難泯
豈可以浮言介意連章乞休且今天人交變時
事可虞亦非當軸首臣浩然長往之日宜置身是
非之外殫力盡忠以全始終大義竚卿即出毋傷

原缺

之所自知不必臣辨者大抵遠人謬傳多出猜
忖指虛成實類皆如此又何怪清論之易淆乎
若乃臣之力不能禁夢臯輩使其無多言臣之
誠不能感通 皇上使早訖察事南京待命尤
久故其議論尤多臣惟空言無補則宜謂疏揭
為故套此實臣之不任復何詞也若非吾弼不
能勤攻臣過尚欲拂拭臣愚責以後効意則甚
厚而不知臣之駑劣終不可強莫扶莫持能竭
智索既若此矣安可以再誤國家斯臣秉言非

敢飾說且臣親墓未脩情事抑鬱危病日甚僅
有骨存惟皇上哀憐賜之退休其劉元珍忠
直敢言若不復其原官不足以光聖德而後
咎餘責終無已時望俯采而亟賜之環命臣尤
不勝懇款禱祈之至

六月二十五日
初二日奉

聖旨當國首臣百責攸萃流言之至自來不免况
卿任事既久又值時事紛紜猜忖流傳何所不至
其實密勿票擬中禁森嚴外廷豈得知之卿亦不
必一一與辯但自信本心益據忠悃即出贊理毋

原缺